



0011801

雾都浪漫曲

王 群 生

文化艺术出版社



2 034 4186 4

雾都浪漫曲

王 群 生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雾——给人以神秘的朦胧。

浪漫曲——引发出多少如梦的遐思。

本书在当代色彩斑斓的广阔背景上,以陈丹华、仇子珍、吕兰、唐大我、沈琪琪等几位主人公的命运为视点,巧妙交错地运用人情和爱情的经纬线,编织出一幅幅当代人内心世界的绚丽图案,歌颂了真诚的追求,鞭笞了伪善的欺骗。这里激荡着感情漩涡的浪花,也飞扬着婉约的相思歌:“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这部长篇小说结构奇特、气度恢宏,融风情、民情、人情、恋情于一炉,充满了大改革时代炽烈的气息。

雾 都 浪 漫 曲

王 群 生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数 403,000 插页 2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 1986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册

书号 10228·204 定价 3.90 元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的的确确是发生
过的事实。

——笔 者

601106/26

目 录

1	第 一 章	晴空下
21	第 二 章	夜，环绕一曲深情的歌
41	第 三 章	心儿飞驰
58	第 四 章	眺望
81	第 五 章	柔美与刚强
100	第 六 章	阳光下的阴影
116	第 七 章	奋进·滞留
136	第 八 章	正当好花盛开时
154	第 九 章	莫徘徊
172	第 十 章	忆否，忆否
195	第 十 一 章	和时代同步前进
212	第 十 二 章	太行红岩情共长
231	第 十 三 章	双双凝眸
247	第 十 四 章	剖璞寻美玉
264	第 十 五 章	色彩旋律的可悲变异
282	第 十 六 章	泼墨写志志愈壮
300	第 十 七 章	思
322	第 十 八 章	不谐和的噪音

340	第 十 九 章	贵客盈门满屋笑
358	第 二 十 章	来！往肩上压吧
375	第二十一章	蠢动的魍魉
394	第二十二章	眼前横展这不尽的长卷
411	第二十三章	暗袭
428	第二十四章	忐忑赴约
444	第二十五章	看得见啊，看得见
462	第二十六章	两两疑忖
482	第二十七章	迎头追上世纪
502	第二十八章	三人行
521	第二十九章	夺冠在科学的迷宫里
540	第 三 十 章	惶恐、惶恐、侥幸难
557	第三十一章	夹竹桃花丛后的阴谋
574	第三十二章	不！不不
589	第三十三章	星星 相映，心心相印
605	第三十四章	明天，再看我辉煌壮丽的山城

第一章

晴空下

湛蓝、湛蓝的晴空，一如清澈、晶莹、透明的巨大蓝宝石浑然镶嵌，在东悬太阳的光辉照耀下，闪烁着奇妙、迷人的光泽。

从北京飞往重庆的 1094 航班，正阔展双翼、高翘机尾，在九千米高空、在静谧的幽蓝天宇中呼啸着高速滑行。

晴空中、机翼下，一团团、一簇簇雪白的云朵、云浪、云涛，在盛开、在涌动、在翻滚，浩浩瀚瀚连接成一片。云海下，啊！祖国一九八三年夏末、秋初的秀山丽水、田野村落、城镇都邑……旖旎多姿的景色，一一都掩隐在这一望无际、银光搏跃的云海之中。

三叉戟喷气客机在湛蓝的晴空呼啸着高速飞行。

机舱里，此刻却异常恬静。呼啸的马达声通过了密封舱，顿时变作了一曲鸣奏的轻音乐。在前舱甬道两侧的排排座位

上，满满乘坐着旅客。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遥遥两地的距离。从北京到重庆几千里的行程，以这超音速喷气客机的飞行速度计算，顶多两个小时就能够到达。所以机舱里的乘客们，虽然也算是长途旅行，但人人并无丝毫倦意，前后左右虽是偶尔相识，但却一见如故，天南地北侃侃交谈起来。

前排右侧，紧靠着舷窗坐着一位面目清秀、神态文静的女子，她凝眸注视着舷窗外不断变幻着的茫茫云海，好似沉浸在追忆里思忖着什么。

这位面貌姣美、体态窈窕的无言女子，很难看出她的实际年龄，也许已是三十四、五、六、七……了吧，可却显得是比较年轻。若不是那眼角的几条细细的鱼尾纹，只看她蓬松松秀发下轻掩的额头；红馥馥双颊上浅靥里盛着的微笑，或许会把她看作是年轻些的姑娘了。

她依据着自己的实际年岁和节令，穿了件淡青色暗花仿绸的翻领衬衣，配了条藕合色薄凡尔丁长裤，益发显衬出另一番风度和神韵。尤其是她那双清亮的明眸，渗漫着无边的梦幻与遐思……久久、久久注视着舷窗外翻滚的银色云海出神。

“小仇！你在想什么呢？”坐在身旁的一位高龄长者，侧身含笑打量着她，关切地问询。

“侯伯伯，我在想……重庆，”这位被长者唤作“小仇”的女子回过头来，冲老人腼腆地一笑，“党中央、国务院唯一批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从今年初开始行动，到现

在已经快八个月了。情况怎么样了？”

“嗯。”侯老眯缝着眼，耸了耸一对灰白色的浓眉，再抬手捋了捋鬓边银亮、稀疏的发丝，“好象一切都比预料的要顺利得多。不过，问题总还是要存在的，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矛盾还会进一步暴露，这次，我想到重庆亲自蹲它一段时间，好好地在实践中摸一摸。”

这位侯老，已是七十开外的高龄人了。他，额顶微秃、银发稀疏，虽是皱纹满脸，面色却黑里透红，一双睿智的眼睛闪着光，一对灰白的浓眉舒展着，看起来真个是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穿了一套银灰色派力司的中山服，敞开的领口处露出雪白的衬衣领，倒是一般干部的通常着装，只是从他神态、风采上，透出一股军人的、甚或是高级将领的英武之气。

身着天蓝色民航制服的空中女乘务员，推着饮食服务架从机舱中间的服务仓里走了出来，为前舱的乘客们再次一分送着罐装冰镇桔子汁，众乘客笑语喧哗，气氛愈加活跃起来。

“小仇呀，”侯老一边撕开了桔子罐筒上的封盖，插上支塑料小管吮吸了一口，“这回到了重庆，一定要把你新婚的丈夫领来我看看。去年冬天，他到北京来和你结婚，说好了要上我家的嘛，怎么又突然走了？”

“他……怕你老人家太忙，所以就没敢前去打扰……”

“什么话呀，我就是一百个忙，老战友的女儿，在三十六岁时才找到丈夫，我能不见？”

“侯伯伯！我是……可他……”仇子珍支吾难言，有些不安了。

“好了、好了，”侯老大度地笑着，“等会儿我们飞到重庆，他总会到机场来接你的吧，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能见到了嘛。”

“侯老，我让他当面向你道歉。”

“那倒用不着。他，现在重庆做什么工作？”

“在市委工交办公室当副主任。”

“哦！我听说他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是你父亲的学生？你们两个是同学？”

“不，不完全是。十年动乱前我刚考进南开大学，他已经是我爸爸带领的研究生了。”

“嗨！——”侯老喟然一声长叹，“小仇呀！你父亲仇志珊，是我们党内有影响、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可惜……死得太早了。要不，他还会为我们今天培养多少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仇子珍望着身旁的侯老，心中一颤，鼻息一酸。益发为爸爸十七年前狂飙初起时的无辜惨死感到悲痛。她晶亮的双眼里蒙上了一层泪影。

侯老无语了。他，甚至有些悔意，为什么要对即将和新婚丈夫见面的仇子珍谈到她的父亲、谈到她父亲的不幸惨死……长者深深地感到一阵内疚。

后排座位上，坐着一位身着浅灰色衬衫、咖啡色长裤，鼻梁上架着副黑宽边眼镜的老人，刚才在仔细倾听前排座上的长者和中年妇女的谈话，而且那谈话好似重重拨动了他的心弦，以致现在还没有从感情的激动中平静下来；紧靠老人身边，贴着舷窗坐着一位穿着时髦、留着长长鬓脚的年轻人，则专心致志地吃着、喝着，眉宇间好似还微微锁着一缕不尽如意

的烦恼。

三叉戟喷气客机，飞行在九千米的高空。

前舱里，乘客们依然是情绪高涨、笑语喧哗。仇子珍抬手擦了擦垂向右颊一绺微微鬈曲的发丝，象是要拂去袭上面庞来的一层黯云。她，扑闪着长长的眼睫，又将深沉的目光向舷窗外翻滚着的云海投去。

是的，此时此刻，仇子珍的心情十分复杂。十年动乱狂飙初起时，她唯一的亲人——爸爸没来得及与自己照面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人间。南开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还当即召开了批斗亡魂的大会，给那蒙冤而去的副校长仇志珊教授，冠以了“自绝于人民”的谥号。于是，她在以后动乱的岁月里，一直在苦难与屈辱中挣扎。她大学毕业了。她下到内蒙一个牧场劳动锻炼。她一直没能分配到对口的工作……可她并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除了对专业经济课程与英语的自修外，还继续攻读爸爸在世时亲手交给自己的德文书。一天天、一年年，她变成老姑娘了，把那久久未曾开放的爱情之花，深深埋在了塞外大漠的无边黄沙之中……啊！十月的阳光冲开了漫天阴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爸爸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在全党、举国向四化建设大转移的号角声里，她回到北京、参加了出国留学研究生的考试……

仇子珍凝视着舷窗外的云海，眼前出现了一幅记忆中的画面——

……《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在科隆大学辉煌、宏丽的大厅里回旋。硕大的枝型水晶吊灯，各式各样的壁灯、罩灯，将

五颜六色梦幻般轻柔的灯光，投向玫瑰红大理石拼嵌的地板上，交映出无比绚丽的色彩。大厅里正在举行联欢舞会，各国留学生、应届各系的毕业生、研究生，男男女女，穿着最艳丽的衣裙、西服、礼服，踏着斯特劳斯这首举世闻名乐曲的优美旋律，一对对相拥、环抱着，在大厅里忘情地旋舞。那五彩缤纷的彩纸、彩花、灯光……辉映着一张张年轻男女旋转着的笑脸。

科隆大学圣诞节盛大的学生联欢舞会，正在辉煌、宏丽的大厅里进行着。

大厅的一侧，灯光明亮、笑语朗朗。一群碧眼金发、或肤色黝黑的男女青年学生，和几位学者风度、鹤发童颜、高鼻梁的老人。大家举着香槟酒杯，环绕着身穿墨绿色毛料西服、衬领上系着丁香色领花的仇子珍祝酒。

“仇小姐！祝你获得科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位白人青年向她祝酒；

“祝你永远年轻快乐。”一位白人姑娘向她祝酒；

“中国——黑非洲永远友好！请记住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一位黑人同学向她祝酒。

“谢谢！谢谢……”仇子珍操着熟练的德语，向热心的同学们致意，“谢谢大家。”

“仇子珍小姐！祝贺你以无比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国家答辩。”那位鹤发童颜、学者风度的长者，也向仇子珍举杯表示着祝贺，“三年来，你在我们科隆大学进修深造，以超人意志和独特天赋，在研究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素质、经济构成、经济潜在危机、经济发展趋势等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你最近完成的博士论

文，可更是精采极了！”

仇子珍也举起盛满香槟酒的高脚酒杯，微笑着接受老人的祝酒：

“谢谢您了，尊敬的威廉教授。三年来，是您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指导。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我这个中国留学的研究生的一些看法和您这位指导教授相左，您总是宽容地同我磋商，甚至有时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威廉教授，我的老师，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唐突了您老人家，请您原谅吧。”

这时，学生乐队演奏着一首当代不知哪国、哪位作曲家的乐曲，旋律是那样奇特、节奏是那样怪异。辉煌的大厅里，彩色的灯光急剧地变幻着，制造出一种迷离恍惚的氛围，那些刚才随着优美的圆舞曲跳着华尔兹的青年男女们，此刻竟疯狂般扭动着自己的身躯，跳起了西方世界早已普遍流行的迪斯科舞来。

仇子珍随着威廉教授，立即穿出了侧门、离开了大厅，在辉映着灯光的夜的校园里缓缓漫步。

“仇子珍小姐！我想给你一个建议，”老教授停下了步子，仔细斟酌着字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推荐你到科隆、波恩、或是德累斯顿任何一个经济研究所去工作。如果你愿意去罗马、伦敦、纽约……我想任何一个经济研究机构，都会向你敞开大门。因为，西方世界正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你在这次新浪潮里再继续几年研究工作，也许会做出惊人的成绩。”

仇子珍在灯光的辉映下，仰视着这位慈祥老人、这位在西方享有盛誉的权威经济学家，深深歉意地一笑：

“不！威廉教授，我的工作岗位，永远在中国。我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正在努力飞夺失去了的宝贵时间。我们希望、也一定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出社会主义崭新的经济奇迹。祖国向我召唤。明天，我就要向您告别了。”

威廉教授呆呆地伫立着，缄口无言。

就这样，她学成归国以后，先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调进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些日子，她一直调查、研究着目前正在进行改革试验的中国纵向、横向的经济结构与经济体制，密切注视着广大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几年来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热情、生产效益对城市企业管理、城市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进行的冲击。她深深感到同样的一口“大锅饭”，多少年来束缚着农村也束缚着城市生产力的发展，而解决这个吃“大锅饭”的问题，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将比已经取得胜利的农村的改革，要复杂、艰巨得多。

就在她回国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工作的同时，这位依然保有着隽秀姿容的老姑娘，终于把当年深深埋在塞外大漠黄沙中爱情的渴望发掘了出来。她接受了爸爸生前最后指导的、也最为钟爱的两名研究生中之一的常亚冰无数次来信的追求，后来……她答应嫁给他了。他，当然曾经结过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离异了。这一切，她可以理解，动乱的十年中什么样的爱情悲剧不会发生呢。何况，她已是三十五岁的人了，哪里又容易找到一个年龄相当的未婚男子。

此刻，仇子珍倚身在机座的靠背上，微微瞑着双目，八个月前的一幕场景，又在她的脑际回旋——

雪花飘飘，正是北京的隆冬季节。

那八角八棱变化无穷的冰花，一一拼满了北京城高楼大厦、四合小院户户人家明净的玻璃窗扇。

在前三门大街高楼群中的一幢高楼、那扇紧闭的窗户里，仇子珍拉开淡绿色细绸窗帘，口吐热气呵化了窗玻璃上凝结的一片美丽冰花，眺望着窗外晨空中飞旋、飘舞的瑞雪。

这套双间一厅的寓所，布置得典雅、大方。小小客厅正面的墙上，贴着一个金边大红“囍”字，热烈地烘托着这新房里的洋洋喜气。

身穿黑底红花闪光缎袄，海蓝色薄呢长裤结婚礼服的仇子珍，嫣然含笑从呵开了一片冰花的玻璃窗前回过头来，抬手撩撩拂着颊边的秀发，心里美滋滋地瞅着倚坐在小客厅长沙发上的新婚丈夫常亚冰。

这位着翻领咖啡色毛呢制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年岁四十上下的新郎，右手夹着烟卷，凑近嘴边轻轻吸了一口。他满意新婚妻子这间暖气腾腾、温馨洁丽的小客厅，细眯着眼睛，陶醉了。

“亚冰！你什么时候回四川去？”仇子珍关切地问询。

“三天以后，”常亚冰睁开了眼，朝新婚的爱妻膘了一眼，“我得马上赶回去。”

“为什么这么急？不能多住几天吗。我们这个新婚蜜月，只过了一个星期。”

“没办法。珍！你不是说，党中央、国务院已批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吗？”

“是啊，开了年就立即行动。”

“重庆市要象省一样实行经济计划单列、要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发挥作用、要扩大市的区划、要以市带县带农村、要和我们永川地区合并……这种时候我这个永川地区工业局的副局长，能沉浸在蜜月中？”说着，常亚冰在条几上的烟灰缸里撒灭了烟蒂，双眼炯炯闪着光芒。

仇子珍心里十分满意丈夫的工作责任心，她从窗前踱向长沙发，傍着他坐了下来：

“亚冰！对工作，你倒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的。”

“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而且都学的是经济，在这大兴改革的年代，珍！你说我怎么能闲呆得住呀。”

丈夫豪爽、慷慨的神色，确实让妻子振奋。

“亚冰，我问你个事，”仇子珍扑闪着长长的眼睫，陡地换了一个话题，“‘秀才’，这个人是不是在重庆？”

“你怎么知道的？”

“两年前，党中央、国务院同时收到两份从重庆寄来建议综合改革重庆市现行经济体制弊端的意见书，署名就叫陈丹华。”

“是他。今年初我去重庆出席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在会上和他见过面。”

“哦！真的是他……”仇子珍心头沉甸甸的。

常亚冰感慨地点了点头：

“珍！你是不是又想到那年南开校园里曾出现过的 那张‘敢下五洋捉鳖’揪叛徒战斗队写给陈丹华，向他的革命行动致敬的大字报？”

仇子珍咬了咬嘴唇。

“陈丹华是个腼腆‘秀才’，总不会偷偷写什么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去陷害仇副校长吧？”常亚冰劝慰着新婚的妻子，“何况，他和我都是你爸爸文化革命前带的研究生，加上他还是大学二年级时由你爸爸介绍入的党……我想决不至于……”

“我也这样想过。可那张大字报……”

“是呀，实在叫人费解，而且我还听过一个传言，你爸爸被迫害致死的那天夜里，陈丹华进过试验大楼的地下室……难道他还能参加刑讯？”

“啊!!……”仇子珍一惊，亮眼圆睁盯着自己心爱的丈夫。

叮叮叮叮——电话铃声响了。

仇子珍起身到小圆桌边上摘下了电话机上的听筒：

“喂！是我呀……谢谢您了，侯伯伯。我们过得很好。对对……他就在这儿……好的，好！今晚上我们就来。晚上见，问伯母好。”

在妻子打电话的当儿，常亚冰又揪着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卷儿。

仇子珍搁下了听筒，兴奋地朝丈夫身边走来：

“亚冰！今晚上我们两个去……侯伯伯，他约我们新婚夫妇到他家里去作客。”

“不去吧……”常亚冰喷了一口青烟，着急地摇着手，“侯老是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文化革命前就担任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人家那地位……我们不好去打搅。”